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十終

前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5900 v.4

讀後集

後集載王安石何居夷考集中如韓富司馬六七公皆身任宗社爲世元龜其他學聲實茂烈武昭軌度而安石一人敗之有餘故諸君子多以不合新法著則朱子豈有怨辭乃我郎安石尚論曰君心常渺焉不如其祖宗則自能知人而守法如神宗非不明韓富司馬之賢謂祖宗舊人不足有爲僕制度一新徐與論思爾故韓琦死帝自爲碑文富弼召拜司空迄後眷禮不替蒲宗孟一斥司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光帝直視不語嘉其不拜樞密其待諸大臣何如乃卒不見用者非薄其才也蓋薄舊人而思凌越其祖宗此意豈有量哉於是安石得而乘之然神宗第以諸君子為無才故鬱鬱之罷斥猶得為元祐用哲宗直以諸君子為姦邪故紹聖之黨禁遂與國俱盡嗟夫端起微哉而害貽天下可不慎乎然諸君子亦有責矣方元祐末羣胥側目伺間乃盛氣相攻自開之釁一時洛蜀朔黨之號使韓富司馬六七公在奚啻聞蔡襄四賢詩頓足呼壞事

而諸賢悟不知戒相率蓺逐可慨也嘗稽韓公作相司馬公爭刺陝西義勇甚力韓公無少忤司馬公作相蘇軾論役法爭辨朝堂司馬公笑而止此何得有黨韓公驟任守忠歐公直填空勅韓公又云與希文彥國相善正如推車子心主於車可行而已此為道合亦何得有黨黨起於好同好同則為一味之和一絃之奏勢必至君子不相能則小人幾之易為力又何愛而不一網盡乎故願讀是集者知朝廷莫先乎擇相人臣莫大乎無黨黨事

明則賢否自辨相臣得而中國拜司馬虜戒邊吏矣是以論其世也

張釆識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總目

宋晦菴先生朱　熹纂輯
太平老圃李　衡校正
明後學婁東張　釆評閱
茂苑宋學顯
當湖馬嘉植　參正

第一卷
丞相魏國韓忠獻王　琦
第二卷
丞相韓國富文忠公　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參政歐陽文忠公 修

第三卷

太師潞國文忠烈公 彥博

參政趙康靖公 槩

參政吳文肅公 奎

參政張文定公 方平

第四卷

樞密胡文恭公 宿

端明蔡公 襄

尚書王懿敏公 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集賢學士劉公 敞

第五卷

參政唐質肅公 介

參政趙清獻公 抃

御史中丞呂公 誨

御史中丞彭公 思永

內翰蜀郡范忠文公 鎮

第六卷

太傅魯國曾宣靖公 公亮

丞相荊國王文公 安石

第七卷

丞相温國司馬文正公光

諫議大夫司馬公康附

第八卷

丞相申國呂正獻公公著

侍講呂公希哲 詳見外錄

第九卷

中書舍人曾公鞏

內翰曾文昭公肇

內翰蘇文忠公軾

門下侍郎蘇公轍

第十卷

丞相康國韓獻肅公絳

門下侍郎韓公維

中書侍郎傅獻簡公堯俞

尚書彭公汝礪

第十一卷

丞相范忠宣公純仁

尚書左丞王公存

第十二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丞相劉忠肅公 摯

樞密王公 巖叟

諫議劉公 安世

第十三卷

內翰范公 祖禹

侍郎鄒公 浩

諫議陳忠肅公 瓘

第十四卷

康節邵先生 雍 詳見外錄

密學陳公 襄

秘書丞劉公 恕

節孝徐先生 積

正字陳公 師道

宋名臣言行錄總目 終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一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顧令申

馬嘉植鹍元 叅正

韓琦 魏國忠獻王

字稚圭相州人中進士第二人事仁宗英宗神宗官至丞相配享英宗廟庭

天聖五年仁宗初臨軒試進士公年二十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中方將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皆賀於殿上

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公獨滯於筦

庫。衆以爲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爲卑冗。職事亦未嘗苟且。傳 並家

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眞宰相器也。家錄 胡氏傳

以右司諫供職。勸上明得失。正朝廷紀綱。親近忠直。放遠邪佞。時災異數見。公以災變屢發。主於執政者非才。專言於上。未見納。公又奏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耶。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輔宋郊胥偃衆以爲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

樂。

發解開封府舉人。時惟禮部貢院置封彌謄錄二司。開封止有封彌官。公請並設謄錄司。以示不私。從之。

公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内内侍省幷御藥院内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

公爲諫官一年。所存諫稿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愼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

章爲二卷曰諫垣存稿皆序於首大畧言諫正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 並家傳

以益利路人饑爲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刺以爲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微劒門關民流移而東者勿禁簡州粮食爲甚則道中以災傷當勸納粟後糶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公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盡以給四等以下戶遂貪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爲饘粥活饑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 家傳

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也章十上不報公抗疏乞出上乃罷宰臣王隨陳堯佐參政韓億石中立等 家傳

公又言賞罰當從中書出今數聞有內降不可不止王曾蔡齊宋綬當世名臣宜大用上納其說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謂公曰比年臺諫官多畏避爲自安計不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宜君此沂公天下正人公得此益自信 行狀

民間作銷金服玩公請以先朝舊制禁絕之乃下詔申諭未幾有犯者開封以刑名未明申請審刑院

議止徒三年。公奏大中祥符八年、勅犯銷金者斬。
請復用之。
詔同詳定阮逸胡瑗等所造鍾律。公曰、但當求舊法遵
用、斯又屬有司一曲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臣切
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
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
樂可得、以氣象求乎、既達其源、又當究當今之所
急。國家久息寧。又弛邊備、犬戎之性豈能常保。
願陛下與左右輔臣、援茲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
議、急其所急、在無為長。遂詔將來南郊用和峴舊

元昊初叛、兵鋒銳甚。中國久不知戰、人心頗恐。授公
陝西安撫使。趣上道。公勇欲自效、馳至延安、則羌
已解圍去。然士氣沮傷、將吏往往移疾求罷職。公
即選練材武、治戰守器、慰安名人、收召豪傑與之
計議。范雍守延州、朝廷以為不能、欲以趙振代。公
奏曰、願留雍以觀後效。無已、則范仲淹為可以為
國家計、非私仲淹也。若涉朋比、誤陛下事、當族。慶
人陳叔度等陳邊防策、補官東南。公奏曰、忠義憤
懣、為國獻計、雖稍收用、乃置于僻左、實羈縻之、非
所以開示誠意、招徠人才也。

康定元年夏竦節護西師公副之未幾遣學士晁宗慤內侍王守忠督出兵攻賊公曰如詔意爲便不則元昊聚兵出不意攻我倉卒赴敵必敗合府爭之公所論不得用徙其奏還而元昊掠鎮戎軍偏將劉繼宗逆戰果不利詔下切責俾以進兵日月來上衆復會議乃畫攻守二策求中央公馳驛奏闕下上許用攻策已而執政以爲難公不得已獨上章曰元昊精兵不出四五萬餘皆婦女老弱舉族而行我四路之兵不爲少分成數十城寨彼聚而來故常衆我散故常寡相遇每不敵是以元昊能數勝今不究此失乃待賊大過以二十萬重兵惴然守界濠不敢與虜角臣實病之願更命近臣觀賊之隙如不可不擊則願不疑臣言奏雖未下知兵者以公言爲然

公往來塞下勤苦忘寢食期有以報上出按屯至涇原聞元昊乞和公論諸將曰無約而降者謀也宜益備邊調兵兵未集賊果入鈔山外公指圖授諸將曰山間狹隘可守過此必有伏或致師以怒我或爲餌以誘我皆無得輒出待其歸且憊也邀擊之而裨將任福王仲寶狃小勝數違節度公檄之

曰違節與有功亦斬福猶進兵遇伏遂戰死疾公
者乞留公大罪後太師使收餘兵得繳福衣帶聞
對上之朝廷知罪在諸將止左遷右司諫知秦州
公在秦增廣州城以保固東西市招集屬戶益市諸
羌馬討殺生羌之鈔邊者厲兵以待賊訖公去秦
賊不敢窺塞
慶曆二年陝西四師皆改觀察使公爲秦州觀察使
曰吾君憂邊臣子何可以擇官獨不辭
初京師所遣戍兵脆懦不習勞苦賊嘗輕之目曰東
軍而土兵勁悍善戰公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

屯戍內實京師又以籠竿城據衝要乞建爲德順
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旣任事久歲補月完牢械
精堅諸城皆有備賞罰信下軍中將亦習戰鬭識
形勢每出輒有功公又建請於鄜延渭三州各以
土兵三萬爲一軍軍雖別屯而耳目相通爲一視
虜所不備互出擣之破其弊市著其種落困撓其
國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隳則平夏兵素弱必
不能支我亦視興靈充中兎爾章旣上又與范公
定謀益堅而元昊黠賊知不可敵亦斂兵不敢近
塞　並行狀

一本曰誠信足以感人此時方用得著耳

公駐延安忽有人夜携匕首至臥内遽褰幃帳公起
坐問曰汝何爲其人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
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公復
就枕曰汝携予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金帶足
矣遂取帶而出明日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
城櫓上得金帶者納之時范純粹亦在延安謂公
曰不治此事爲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
帶是墮賊計中矣公嘆曰非琦所及　摩史

公與范公同召拜樞密副使公自請押邊至五表不
聽既至又與范公伸前議同決策上前期以兵覆

無事問人事事需同了事不合便成嫌恐天下事所以多敗則二公豈非巨人

放萬餘人不爲亂畢竟壽

元昊會夏國送款公謀不果用范公亦恨齟齬功
不就故作閲古堂詩叙其事傳丁世

初夏人方議和公以謂邊備不可弛請與范公俱出
按行遂命公宣撫陝西范公宣撫河東范請益兵
屯河陽蒲中及以兵從公以爲不必請兵上前議
未决退於殿廬中猶爭公曰若爾則臣乞自行不
用朝廷一人一騎范色忿欲再請對道公語公笑
止之會富公贊公説卒不發兵范亦不以爲忤　家傳

公至關陝以兵數雖多而雜以疲弱耗用度選禁軍
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後用充兌選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自有規度不可輕議

路軍不堪戰者爲廂軍云若謂兵驕久一旦遽汰恐致亂則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爲亂者哉 家傳

時仁宗以天下多事急於求治手詔宰相杜衍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宜以時上之又開天章閣賜坐咨訪急務公條九事大畧備西北選將帥明按察豐財用抑僥倖進有能退不才去冗食謹入官繼又獻七事議稍用而小人已側目不安二府皆合班奏事公必盡言事雖屬中書公亦對上指陳其實同列尤不悅獨仁宗識之曰韓琦性直 行狀

蘇子美輩爲進奏院事發仁宗爲讒者所惑夜遣中使散入大臣家捕同飲者公明日對曰夜來聞遣官遶京城捕館職甚駭物聽此事但付有司自有行遣上色悔久之 別錄

諸人欲以進奏院事傾正黨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賈昌朝參政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皆同力以排至列狀言王益柔作傲歌罪當誅公時在右府因兩府同對言益柔狂語何足深討較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邊用兵有何限大事不爲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其情亦可見上遂釋然 別錄

徙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三限限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公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遏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爲天下法至今用之 家傳

徙鎭定定州久用武將治兵無法度至于驕不可使公至卽用兵律裁之察其横軍中尤不可教者捽首斬軍門外士死攻圍購賞其家恤其孤兒使繼衣廩恩威旣信則倣古兵法作方員鋭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號爲可用

冠河朔歲大歉爲法賑之活飢人七百萬鄰城旁路剌取其法視中山隱然爲雄鎭聲動虜中 行狀

定卒惡米陳下執籌不請公時爲帥聞之馳入倉羣卒約十餘人皆持米前訴公曰米乃如此餘人皆退後出懷中米一裹曰琦亦請此朝廷置此米一㪷約八鐶內地不售一百今雖陳不售猶不失四鐶適者自汝扇搖命盡戮十卒於前公凝然不動一軍股慄

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吏操例在手顧金錢唯意所去取所欲與白舉用之所不欲行或匿例

不見公令删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繆不
可用者爲綱目類次之封滕謹掌毋用例必自閲
自是人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吏不得高下于
其間 行狀

公自爲相郎與當時諸公同力一德謀議制作銓補
天下士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以
公議用之士莫知出何人門下嘉祐四年下袷享
赦事多便民者命諸路舉學行尤異篤遣詣京師
館于太學試舍人院差使授官立柴氏後爲崇義
公法春秋存亡繼絶之義擇才臣詣四方寛恤民
力籍戸絶田租爲廣惠倉以廣賑卹募耕唐鄧廢
田勸課農作守令治最者久其任以率吏課裁定
令敕以省疑讞弛茶禁以便東南之民議者以謂
近于三代之仁義多公所論議施行 行狀

仁宗春秋高繼嗣未立天下以爲憂難或有言者而
大臣莫敢爲議首公數乘間伏奏乞選立太子上
顧曰後宮一二欲就館卿毋亟後誕育皆皇女公
一日挾孔光傳進對曰漢成帝立二十五年無繼
嗣以議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爲太子成帝中材常
主猶能之以陛下之明何難於此哉太祖爲天下

長慮渾流至今惟陛下以太祖心爲心則無不可
矣仁宗感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力辭宮官
宮妾勢未便中外皆危之公復啓曰陛下屬之以
大任而不肯當蓋其沉遠詳重識慮有以過人非
有它也猶豫不決招讒慝生變故且名未正則尚
得以辭名體一定父子之分明則浮議亦不得復
搖矣仁宗欣納曰如此則宜乘明堂大禮前亟立
爲太子乃召樞密大臣諭其事或愕曰此大事毋
遽上顧曰朕意決矣曰誠如此敢爲天下賀又召
學士爲詔書學士亦請對然後進藁英宗既爲太

子尚堅臥公又奏曰今既爲陛下之子何所聞哉願
令宮人就諭旨及本宮族屬敦勸之如其請始就
興寧宮會仁宗棄天下平旦入預大議英宗即帝
位宮門徐開追百官班宣遺制衛士坐甲諸司幕
廡下治喪人情肅然日至午市肆猶有未知者公
性厚重未嘗名其功其門人親客或燕坐從容語
及太子定策事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爲天
下計太后母道內助之力朝廷定議久矣臣子果
何預焉 行狀

仁宗嗣未立公請置內學教宗子建儲之意默存其

中事未及行仁宗倦勤勢漸迫更不暇置内學毋
進對罷卽諭太子天下之本不可不豫立以係天下
心語甚切時有二宗子育宮中公謂二宗子陛
下亦必自能見其孰聰明知否上以英宗為言公
卽將順乞降聖旨劄子權判宗正司後兩府通簽
御劄張昇太尉見之懼深罪公何不與之素議及
次日殿上大語此事係社稷陛下不可錯上曰此
事與相公商量來昇下殿至中書又詰公公曰此
甚入思慮來不錯昇退公笑曰若素議豈不壞了
事 遺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英宗初為皇太子時允弼最尊屬心不平且有語國
朝制度嗣天子卽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
公是時先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太子卽位大
王當賀允弼曰皇子為誰曰某人允弼曰豈有團
練使為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帝有詔允弼
曰焉用宰相遂循殿陛上公叱下曰大王人臣也
不得無禮左右甲士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
軍百官中外晏然 遺事

英宗卽位已數日初掛服于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
大呼語言恐人所不可聞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

愕癡立莫知所措公急投杖于地直趨至前抱入
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公呼之徐
徐方來遂擁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
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
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
歐公歸以語所親曰韓公遇事眞不可及 並別錄
英宗初以驚疑得疾雖平而疑未解潛晦自居猶若
疾者面壁臥不受藥餌公日率同僚自捧藥以進
公俯而懇告則或熟視而不言或取藥覆公之衣
而不顧公或跪於榻上者移時或拜於牀下者數

四太后每勞公曰相公亦不易勝矣太王汝自勸
及太王勸之尤不顧也然須公強之而後服 別錄
英宗過貂璫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者雖
太臣亦心惑之公獨屹然不動且言於衆曰豈有
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耶
深疑此事蓋前亦屢以此爲對自爾人情知公意
不揺妄傳語言者遂息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有
爲孀婦作主之語仍勅中貴俟報公但曰領旨公
以山陵有事呈乞晩臨後上殿諸公不預既見謂
上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進呈只是不可泄陛

處筆云此可謂忠誠無隱

弁富公不令預聞其深心密計非有大力不能

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報。然既非天屬之親。願
加意承奉。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
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
矣。他日光獻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狀
纖而樞密院對語亦如前。富弼謂公曰適聞簾下
說。否弼不忍聞。蓋富意亦以太后之意為然。而歸
咎於英宗及公力勸。太后撤簾。不敢令富公預聞
後中書已得光獻旨還政。密院猶未知也。追手書
出。富公愕然。因此不悅
英宗既自外來。又方寢疾。不豫。人情向在太后。公慮

看其後密有序

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
又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
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
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即曰太后照管則眾人自照
管。同列為縮頸流汗。既而吳奎曰語不太過否。公
曰不得不如此。別錄
公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
廟日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咨
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邪。孩兒未安。恐未能
出。公曰可以出矣。后曰人主出不可以不備禮儀

方處喪素仗未具公曰此小事朝廷顧目卽辦不
數日素仗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
不久卽還政
曹后初未還政公力引古以動之云前世母后更聽
明者多莫不以間吝權位敢名德太后若曉然復
辟則是千古所未有請閲書史一二可見太后曰
自家何敢望賢人公奈其意回矣卽連贊成之後
數日批出云某日更不御殿公亟令撤簾徹坐乃
往白上上曰莫未否公曰已得親詔矣上遂釋然
初曹后難於還政公説曰當別與太后議儀制山呼聲言畢
盍備白人之類太后既允卽以諷上上曰相公苦崇奬
母后是豈好事公曰臣等亟以此勸之方肯放下
陛下何惜此邪 並別錄
帝疾甚時有不遜語后不樂大臣有不領立太子者
險進廢立之説惟宰相韓琦確然不變參政歐陽
修深助其議嘗奏事簾前慈聖嗚咽流涕具道不
遜狀琦曰此病故爾病已必不爾子病母不容之
乎慈聖不懌曰皇親輩皆笑太后欲於舊窩中尋
鬼兒聞者驚懼皆退數歩獨琦不動曰太后不要
胡思亂量少間修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

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昔温成之
寵太后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
能忍邪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
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嗣君
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
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
罷後數日獨見英宗帝曰太后待我無恩公曰自
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
皆不孝邪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
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今但陛下事之未至

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
矣歐陽修聞公退居穎上閒言及此曰古所謂社
稷臣韓公近之　龍川志

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公公曰事不成
不過族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英宗即政公以
其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爲乃考尋中書祖宗御批
得百餘番俱闕略不全補綴僅能識其字皆經國
長筭大策如取太原伐江南伐大戎付中書之類
編成十餘軸英宗　見之不覺避御座是時同列
皆謂公有不出言教萬乘事後上傳公哭之慟曰何

鳳翔相信若
匹夫可爲志
合道寧

事不可爲 別錄

入内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覆間諜兩宮時司馬溫公在諫院呂誨議爲侍御凡十餘章請誅之英宗雖悟而未施行宰相韓琦一日出空頭勅一道參政歐公已簽書矣參政趙槩難之問歐公曰何如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説公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廷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勅塡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爲少緩則中變矣 聞見錄

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若湍水之赴深谿無所忌憚或諫曰公所爲如是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尚公嘆曰爲人臣者盡力以事其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爾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 溫公撰祠堂記

治平中夏國泥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授命館伴不敢輙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邪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

彼及其事則以某辭對辨某事則以某辭折及宴
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夏人諫服 燕談
濮安懿王以英宗踐祚例當改封上尤詳謹不欲遽
既踰大祥始詔兩制議其禮兩制謂當稱大國封
皇伯中書擬所生稱皇伯無經據又封爵須下詔
名之則未得其中方下三省再議英宗復詔罷之
而臺諫官攻中書不已尤指歐陽公諸公莫不避
匿自解公獨謂人曰此中書事皆共議何可獨罪
歐陽公士大夫嘆其平直忠謙不肯推謗與人 行狀
治平三年上疾革二府問疾罷公奏曰陛下久不視
朝中外憂懼宜蚤建太子以安衆心上頷之公請
上親筆指揮上乃批曰立大王為皇太子公曰大
王乃潁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上又批於後云大
王潁王某公曰欲乞只今晩宣麻上頷之時神宗
在側聞是命辭於榻前者八之制下又設置東宮
官屬由是國本定矣
神宗既即位王陶自東宮入御史府為中丞意有所
觖望奏彈宰相不押常朝班朝廷以宰相日奏事
垂拱退詣文德殿押常朝班或已過辰正則御史
臺放班行之已數十年為故事陶憤不勝乃肆詆

誣上察其奸罷陶言職行狀

陶言公不押常朝班爲跋扈常遣近臣以陶言示公公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矣帝爲之動出陶知陳州聞見錄

一日上謂公近有欲以二大國封濮王者如何公曰先帝遵守典禮不敢爵父而陛下豈可爵祖又當以何親稱之邪此必黨濮議者欲求必勝殊不顧上累聖德而措先帝於重不幸也願深察之上深然納焉家傳

公爲相日曾公爲亞相趙康靖歐公爲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爲得相體塵史

英宗上僊公上即位一日遂懇辭位上流涕謂相公欲何之公一日又持四方士人見責不退書開陳以謂清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上又流涕不語請益堅它日忽宣諭已有恩命云亦不久在外虛席以待故除兩鎮除鎮安德勝等軍節度使兼侍中判相州有袞衣待還之語公復進見謂制語太過使臣不得安外乞改之上不許遺事

此去非專以進退爲嫌蓋神宗氣粗而志大議銳而神晉多動少靜公以微窺之故堅恐求去觀其與英宗云何事不可爲則知英宗時事萬難措手公肯一身獨任謂英宗可事而公

詔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覲陛辭之日上從容訪問

豈自潔者哉

此時不肯留
爲陰知時事
先時天下夫
爲陰知主心

政事公因進言用人當辨邪正爲治之本莫先於此上曰侍中國之龜鑑朕敢不從 家傳

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陛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問金陵何如公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答公便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金陵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 遺事

公自永興過闕神宗問曰卿與王安石議論不同何也公曰仁宗立先帝爲皇嗣時安石有異議與臣不同故也帝以公之語問荊公公曰方仁宗欲立先帝爲太子時春秋未高萬一有子措先帝於何地臣之論所以與琦異也荊公強辯類此公請冊英宗爲皇嗣時仁宗曰少俟後宮有就閤者公曰後宮生子所立嗣退居舊邸可也蓋公有以處之矣然荊公當英宗世屢詔不至實自慊也 聞見錄

攺判大名時朝廷行青苗法衆議謂非便臺諫官及言者皆以罪斥中外無有敢言者公慨然上疏乞罷其法條列司農雖頒下及給遣奏官指揮本院將中書劄子頒行天下公再奏曰臣詳制置司疏

駁事件即將臣元奏要切之語多從刪去唯舉大槩用偏辭曲說爲阻難及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聽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至再有辨列披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鄭衆釋云書其價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也抵故價也臣謂周制民有貨在市而無人買或有積滯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元買

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賖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衆釋云賖貰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貰買物唐賈公彦疏云賖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貸與其有司辨授之以國服爲之息鄭衆釋云貸者謂從官借本價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成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錢者則期出息五百臣謂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有五

鄭康成蓋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公彥因而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也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利尚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所言比周禮貸民取息立

定分數已不爲多亦是欺罔上聽且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異宜貴於便時周禮所在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上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俟民急求則依元買價與之民有祭祀喪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義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之利事以誑天下之公言哉上始得公疏意已大悟亟欲寢罷王安石引疾在告唯參政趙抃等對上論欲罷之意抃乃曰此主

於安石乞更俟安石出議之安石既出執之益堅聞者惜之未幾御史中丞呂公著亦言青苗非便安石欲黜之上曰須別坐事令出既而又曰公著言韓琦近有章疏朝廷亦當聽納自古執政若與藩臣生間隙至有舉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者安石遽曰此可逐矣公著遂坐誣大臣欲舉晉陽之甲罷知蔡州諫官孫覺聞之曰此言覺嘗奏之今取公著誤也公既以言忤權臣又公著告詞明坐所因公亦恐悚遂以疾上章乞知徐州章四上神宗遣內侍李舜舉慰諭之乃止 家傳

初法下曰琦舊臣也義不敢默及不聽撓官屬亟奉行曰琦一郡守也其敢不如令 行狀

公知揚州王荊公初及第爲簽判每讀書至達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荊公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荊公曰君少年毋廢書不可自棄荊公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魏公後知其賢欲收之門下荊公終不屈故荊公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爲多每曰韓公但形相好耳作畫虎圖以詆公公薨荊公挽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輀猶不忘少年之語也 聞見錄

太宗真宗嘗獵於大名之郊題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于石公留守日以其詩藏于班瑞殿之壁既成客有勸君摹本以進者公曰修之則已安用進爲客亦莫諭公意韓絳來遂進之公聞之歎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耳　別録

公曰御軍自有中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雖日誅百人何害人自不怨　遺事

魏公潞公俱嘗鎮北門魏公時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十下輒悖罵不已令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對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即於解

狀判處斬從容平和略不變色潞公時復有解一卒猶前者潞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公亦判處斬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高爾　元城語録

公所歷大藩皆有遺愛戎狄猶畏公名凡使契丹及來使者必問韓侍中安否今何在其子忠彥使幕外虜主問左右孰屬使南朝識韓侍中觀忠彥貌類父否或對曰頗類命畫工圖之而去館伴王典功遽以告忠彥北門爲聘使道舊典京尹書皆押字不名及公留守則名于書其副使成禹錫仍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來介曰以侍中在此故特名每南來涉臨清界即
戒其下曰此韓侍中境無多需索也 行狀

熙寧七年春契丹遣汎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
地請遣使分畫帝遣中使賜韓琦文彦博曾
公亮手詔問以計策公疏曰臣觀近年以來朝廷
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爲恤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
有圖復燕南之意故造此釁端屢遣使以爭理地
界爲名觀我應之之術如何爾其所致虜之疑者
七事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絶朝貢乃因商舶
招諭而來於國家初無損益而契丹謂以圖我一
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爲邊患而强取其地
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弱以數萬計契丹聞之當謂
行將及我二也邊近四山地勢高仰不可爲濠濼
向聞遣使部兵徧置榆柳以制虜騎三也義勇民
兵將校甚整教習益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
義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増數之虚名
四也河外城池工築並興増置守具檢視器械五
也創都作院頒降弓力新様人作戰車費財殫力
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外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
不得關預聲言出征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契

丹素爲敵國因釁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爲謀
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伺朝廷况代北
初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虜情無厭浸
淫不許虜遂持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
諸邊卒隳盟好臣昔曾言青苗錢事而言者輒肆
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實
避嫌疑不敢論列今親被詔問事係國家安危言
及而隱罪不容誅臣嘗切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
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強則可
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次第取錢又内外置
市易務新置日下更改無常官吏違者率不以
赦降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於畎畝商旅嘆
於道路官吏不安其職恐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
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揺衆心離怨此
則陛下始謀者大誤也又好進之人不顧利害但
得邊事將作富貴可圖必曰虜勢已衰特外示驕
慢爾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
境則幽燕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
累歲災傷民力大乏將官麤勇寡謀保甲未經訓

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敵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岐溝之敗也臣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他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以累世之好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命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虜果敗盟然後一振威勢恢復故疆快天人之心雪祖宗之憤矣富文曾皆主不與之論時荊公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也以筆畫其圖命天章閣待制韓縝奉使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里云祖宗故地荊公輕以畀鄰國又建以與爲取之論至後世奸臣以伐燕爲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荊公之罪可勝言哉 聞見錄

初爲館職所與遊者皆一時英俊石曼卿氣豪邁多戲侮同舍獨見公不敢少慢但時呼爲韓家蓋當時市井小民凡所畏尊官則呼厥姓曰某家故石效此語自在館閣已有重望于天下與同館王拱

辰御史蕭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二公時有爭
喧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勝詣
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宰相器度邪公和顏謝之及
公爲樞副石介有慶曆盛德頌曰予早識琦琦有
奇骨可屬大事敦厚如勃後爲相歐陽永叔作晝
錦堂記曰臨大節處大事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
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天下傳之
以爲知言上家傳
公惟務容小人善惡白黑不大分故小人忌之亦少
如范富歐尹嘗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

初節原不易以晚節歷久全段都見故難耳

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
起皆公力也遺事
公既解相即王丞相曰爲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不
敢天下以爲名言歐公亦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
德業兩全讒議自止過周公遠矣行狀
公爲相作久旱喜雨詩斷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收
歛神功寂似無又謂此眞做出宰相事業也在北
門重陽有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
香公居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
著力所立特全又作喜雪詩云危石蓋深鹽虎重

老杖擊重玉龍寒人謂公身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遺事

公雖在外然其心常係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雖病不忘國家或有時聞更祖宗之法廢壞朝廷之紀綱則泣血終日不食 別錄

公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偶然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 同上

公云臨事若慮得是斷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它方可成務

又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爲本其幹猶恐爲胡廣趙戒若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 並遺事

公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

公論君子小人之際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當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己處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也 並別錄

公因論進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 遺事

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請教于公公曰勿以爲夷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鄙薄之甚善
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
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以授之 別錄
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壞冢而得
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每開宴召客特設一
卓覆以錦衣置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
酒勸坐客俄為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
然吏且伏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
毀亦自有定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
有坐客皆歎公寬厚不已 遺事

公帥定州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侍兵旁視燭燃
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
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
解把燭矣軍中感服 別錄
公姿貌英特美鬚髯骨格清聳眉目森秀圖繪傳天
下人以謂高山大岳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微細
畜泄雲雨藏匿寶怪蓋自然也 行狀
公在相位所進用人惟以公議所在凡薦引於上前
未嘗輒漏其語脫因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說人始
聞之 家傳

有問公郭逵衆人皆謂出公力曰用人等事非人臣所得專須還他主上用人是則將順非則開陳何謂琦力始英宗欲赫質在西府公謂質固得但二府論道經邦一驟卒主之恐反使不安如狄青為中外所服一旦居此論議紛然而上愛之適所以害之英宗沉吟久之曰如此則用郭逵粗勝質遂然之 遺事

公元勲盛德如此聞人一小善則曰琦不及也 別錄

公平日與進人才極博至心許者不過一二人多見其與人長忘人短而用之謂太濫其實胷中不啻黑白

公論蔣堂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入麄入細乃經綸事業今皆可當一面士也 遺事

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本朝惟師服王沂公又嘗云若晉公點檢着亦有未盡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不知摘晉公何事或問威克厥愛允濟如潞公臨大事全是威如何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也然不須以威而能濟者觀公意豈以德不足者必待威以立事邪古人謂鵰鶚百鳥望而畏之

鸞鳳百鳥望而愛之其服則一其品相遠矣。遺事

公嘗言仁廟議配享濤議皆與沂公而不與申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一退立朝聞天下一善言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不善事必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下之善惡爭歸焉人之修身養誠意不可不謹又曰沂公爲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以爲賢相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己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君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遺事

或問君實晦叔天下屬望它日人用當何如公曰才偏規模小

解必露識蓋識透故氣足耳

吳長文子璟素以堅挺有節槩稱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爲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散置而已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

趙君錫被召別公請教公曰平日之學正爲今日若不錯餘不錯矣

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

潞公在西府人有以公進退諷潞公者潞公曰彥博豈敢望韓公韓公地位別彥博則有些麤材蒙朝

廷擢備兩府耳人頗與潞公自知之明 並遺事

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爲泰州居常怏怏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己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邪 別錄

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也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 談叢

公晩與永叔相知而相親最深永叔深服公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公曰永叔相知無佗琦以誠而已公知永叔不以繫辭爲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 別錄

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於公公指數事其一太祖惑一宮鬟視朝晏羣臣有言太祖寤伺其酣寢刺殺之公曰此豈可爲萬世法已溺之乃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嬖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清識 遺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石守道作慶曆詩忠邪大明白公與范公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股謂公曰為此怪鬼輩壞了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壞　別錄

公言始學行己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汙方是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無容矣

公嘗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　並遺事

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琦有所思而得之未嘗語人人亦未必信養兵雖非古然積習既久不可廢之又自有利處不為不深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以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至此後世既收拾强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斂稅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壯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也　別錄

公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擾太原土風喜射故民間有弓箭社琦在太原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寓兵備於其間後宋相繼政頗著心處之下令籍為部伍仍須用角弓太原

人貧素用木弓自此有賣牛買弓者人始翕然矣此出於有心也　遺事

公天性清簡獨觀書文晝夜不倦餘暇則喜書札素愛顏魯公書而加以遒健自成一家端重剛勁類其爲人　行狀

崔公孺公夫人之弟也公執政用監司非其人則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者以蛇虎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於通衢使爲民害可乎公嚴憚之　記聞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胡氏傳家錄

論韓魏公范文正公皆由天資不由講學　上蔡語錄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一　後集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一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席元　叅正

富弼　韓國文忠公

字彥國河南人舉茂才異等位至丞相拜司徒
配享神宗廟庭

公初遊場屋穆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
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下公西歸范文正遣
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還京師見
文正辭以未嘗爲此學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一

明後學張釆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席元　叅正

富弼　韓國文忠公

字彥國河南人舉茂才異等位至丞相拜司徒配享神宗廟庭

公初遊場屋穆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下公西歸范文正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還京師見文正辭以未嘗爲此學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矣